

唐君毅

全集

第三十三卷

日记



(下)

九州出版社

唐君毅全集

第三十三卷

日记

(下)

唐君毅 著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唐君毅全集

目 录

一九六四年.....	1
一九六五年.....	34
一九六六年.....	61
一九六七年.....	88
一九六八年.....	112
一九六九年.....	134
一九七〇年.....	157
一九七一年.....	177
一九七二年.....	200
一九七三年.....	223
一九七四年.....	246
一九七五年.....	272
一九七六年.....	295
一九七七年.....	325
一九七八年.....	354
《唐君毅日记》刊行记..... 谢廷光	358

一九六四年

一月

一日 晴 标点并改正前作秦汉以后之天命观一文，夜参加新亚校友日聚餐会并看电影。

二日 阴雨 晨标点作文完，写信二封，午睡后至友人处，夜哲学会，以雨到者只六人，未正式开会，此会已五年皆每月第一个星期日开会，不另发通知，到者通常十余人至廿人，从未流会，但近数月到者已渐少，可知真学问兴趣之难持久。宗三为王君与珠海考入研究所之某君各有意见。

三日 阴 上午到校办公并交涉事，下午睡，夜至宗三处谈。

四日 晴 上午到校办公，下午写二信，友人来谈，夜约黄伯飞家人来晚饭并看电影。

五日 晴 上午思哲学问题，写笔记数条。

六日 晴 上午上课二时，午睡，学校谈话会，夜改朱子理气太极论一时许。

七日 晴 上午上课二时，下午睡，改朱子理气太极文一时许，交人重抄。

八日 晴 上午上课二时，下午睡，改麦仲贵所记我讲演中国文学与哲学至夜完。

九日 晴 上午上课二时，下午君劭先生来校讲演，夜

校对学生所抄文数千字。

十日 晴 上午校对学生所抄文一万字，参加月会，午睡后为一学生改研究计划。

十一日 晴 上午到校办公，改学生报告，午睡后再改学生报告，夜约李定一家人晚饭并看电影。

十二日 晴 上午学生来，下午与廷光、安儿及李国钧等游清水湾及沙田，夜赴一学生开办书店之酒会。

十三日 晴 上午到校办公，中午学校宴澳洲大学来访之教授，下午听讲演，夜陈士文约。

十四日 上午校对学生所抄文三时，下午研究所讲会，夜听英文二时。

十五日 阴 上午校文一时许并办杂事，下午校对文四时。

十六日 晴 上午校对文并办杂事，下午君劬先生来讲演，讲后至一小店吃饭。

十七日 晴 上午校对文三时，下午学位考试委员会开会，中国文化协会开会，夜又校对文。

十八日 晴 上午校对学生所抄文三时，中午罗香林约午饭，下午睡，夜与宗三等同往看电影。

十九日 晴 上午人文学会开会，午睡后改正所作太极问题疏抉及秦汉以后之言命文。夜陈荆和请吃饭。

二十日 晴 上午到校考试，中午王道约午饭，下午图书馆会议，夜又补改所作文二四处。

廿一日 阴雨 上午复信一封，并至大埔，下午复梅贻宝一函，陈永明、张龙铎各一函。

廿二日 晴 上午至图书馆开书目，下午张君劬先生讲演，明日起放寒假。

廿三日 阴 上午与宗三兄同出，下午在校中晤陈荣捷，夜改文一时，并看电影。

廿四日 阴 上午阅白虎通义，下午学生来，夜阅 Hartshorne: *Logic of Perfection* 二十页。

廿五日 阴 上下午阅昨书六十页，夜至仙宫楼晚饭。

廿六日 雨 上午阅昨书二三时，中午杨守衍及王觉同约午饭。

廿七日 阴 上午阅昨书，下午睡，钱清廉约晚饭，夜思音乐中十二律之问题。

廿八日 晴 上午校对文，午睡后阅书百余页。

廿九日 晴 上午办公，阅 Hartshorne 书完，下午睡，夜看电影。

三十日 阴 上午阅试卷，并复 Moore 一函。

卅一日 阴 上午与廷光及数友至新界妙法寺内明佛学院，夜归为国乐会特刊草一文，题为音乐与中国文化千余字。

二月

一日 阴 续昨文千字完。

二日 晴 阅杂书，下午学生来。

三日 阴 上午开研究所会，至沙田香林别墅午餐，下午归。

四日 阴 上午写信二封，阅罗素 *Wisdom of West*。

五日 阴 上午到校办公，下午学位考试委员会，夜赴一学生婚宴。

六日 晴 上午到校办公，下午睡，夜哲学会。

七日 阴 上午到校办公，中午至飞机场，下午睡，晚在恒生银行酒会。

八日 阴 上午到校办公，下午复卢遂现一函，又整理书物。

九日 晴 上午过海看艺术系展览，阅 Russell: *Wisdom of West* 至夜七八十页。今日为我五十五岁生日。

十日 阴 上午至何鲁之先生处，送礼券三百元，因其为先父之友也。下午睡并阅 Russell 书。

十一日 阴 上午到校办公，中午校中请客，得二妹信谓母病入医院治疗已渐好，下午改论个人与世界之文之英文稿，夜赴婚宴，归校文改稿至夜半。

十二日 阴 终日补作昨文之注译，及中英名辞对照表至夜完，今日为除夕，约数同学来过年。

十三日 阴 元旦终日有人来拜年，得二妹一电甚惊惧，后知是嘱买药航寄之电文乃放心。

十四日 阴 今日仍时有人来拜年，夜至邻近数处回拜年。

十五日 晴 上午至数友处拜年，下午过海至张君劭、赵冰、曾履川先生处拜年。

十六日 晴 上午整理文稿，下午时有客来，夜刘之仁婚宴。

十七日 阴 上午至校中办公，下午校改文稿，夜赴马义约晚饭。

十八日 阴 上午到校办公，下午至游云山处晚归。

十九日 阴 上午办公，午睡后校改文，夜人文学会聚餐，饭后同至我家中谈话。

二十日 阴 上午办公，下午校文，晚看电影，归再校文。

廿一日 阴 今日开学，中午曾履川借家中请客。下午校对文二时，夜张君劭先生约晚饭，又孔圣堂亦约晚饭。

廿二日 阴 上午到校办公，校对文二时。

廿三日 阴 上午学生来同午饭，下午睡，夜校对文。

廿四日 阴 上午上课二时，下午再校文一次，邮寄夏威夷，得郑学弢一信谓母亲病仍未愈，与二妹一信。

廿五日 阴 上午上课二时，下午回拜数友，夜阅 Russell 西哲史。

廿六日 阴 上午上课二时，下午聘任会。

廿七日 晚得电知吾母逝世。

廿八日 吾去慈航净苑，于该处念经开奠，三月七日归家，十日中为母丧日记断。

自兹以后，吾长为无母之人矣，呜呼痛哉。

廷光代笔（三）

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夜得电报，知阿婆已于二月廿六日即甲辰年元月十四日病逝苏州，时毅兄不在家，我与安儿惊惶失措，电话通知牟宗三先生及郑力为同学，他们瞬间即来，我请郑君往接毅兄，并嘱暂勿言母逝消息，只言家中有事请早回家，但毅兄已知乃不幸之事也。郑君言：“先生全身战栗，几不能行动。”郑君搀扶归来，毅兄支撑不住，仆倒地上。见牟先生在即频频呼叫：“宗三兄，我是罪人，我要回家，我要见母亲……”至情至性，此时牟先生亦无言相慰。夜既深，牟先生与力为同学离去。毅兄不时捶胸蹬足，嚎啕大哭，我与安儿亦只有陪他哭至天明。二月廿八日赵潜、李国钧陪往新界访若干寺庙，后由晓云法师介绍择定沙田慈航净苑奉设阿婆灵位，毅兄住苑中终日守灵，我与安儿亦住苑中，丧事全由同学们协助料理。住苑七日，每日皆有庵尼诵经，每日友好同学往来不绝，三月四日开吊，由高僧乐果老法师设坛说法安位，祭礼则由钱宾四、吴士选两位先生主持，毅兄哀痛欲绝凄苦孺慕之情，吊者无不感动。乐果老法师说法安位后，本已离去，但为毅兄至孝所感，去而复回，安慰毅兄说：“老人算是高寿，我已为他说法安位，老人已安，如你太悲伤，老人又不安了，听我的话，

体老人爱子之心，节哀保重才是。”毅兄叩谢老法师，呜咽不能语。净苑住持智林老师傅亦为毅兄天性仁孝所感，每日皆至灵堂诵经，助亡人早升极乐世界，毅兄亦跪拜以谢老师傅。

开吊日各界前辈友好，先后同学，来吊唁者三百余人，送挽联者甚多，兹录一部份：张君劭先生挽词：“大孝终身慕父母；斯文一线系兴亡。并附言君毅先生太夫人仙游苏州寓邸，时局如此，不得亲视殓，诚抱无涯之痛，惟有努力文运以慰亲心。”钱宾四、吴俊升先生挽词：“教子成名儒，孝思永锡，此日帷帐兴悲，蓼莪废读；倚门伤永诀，寒舍难安，他年收京上冢，进祭椎牛。”晓云法师挽词：“佛儒兼尊示懿范；行依三宝发菩提。”罗香林先生挽词：“与郎君道义相交，故国铁山围，恨未登堂瞻懿范；仰贤母福寿俱备，华严乐土现，更从敷坐诵遗规。”牟宗三、程兆熊先生挽词：“丧乱同逢，痛华夏无光，光明终当永在；孤零常慰，钦哲人有母，母教自尔千秋。”徐佛观先生挽词：“鹤驾九天，桃李园林垂懿范；家国万里，岷瞻诗句动哀思。”萧楷楷先生挽词：“桑梓钦典范人伦，断机以教，择邻以居，课子果为贤，降帐南开满麟凤；萑苻正支离天壤，守礼者残，守道者去，事亲谁偿志，锦城北望尽云山。”陶元珍先生挽词：“相夫传儒学；教子成哲人。”潘重规、莫可非先生挽词：“怕言吴地风光，元夜婺星伤遽殒；寄愿梵天法相，花朝生佛会重来。”王道、梁宜生先生挽词：“读诗废蓼莪，鞠育亲恩同一恸；生子成贤哲，孟欧母教各千秋。”饶宗颐、萧立声先生挽词：“南海望云哀罔极；西池赴诏报游仙。”曾克崑、何敬群、夏书枚先生挽词：“法证白莲，自向吴天参佛果；歌悲黄竹，遥从香海奠生刍。”新亚校友会挽词：“懿范应长存，诞赐良师兴绝学；心丧加重服，痛哀贤母别尘寰。”此外送花圈奠仪者甚多，并有远近唁函多件，亦摘录部份如下：熊十力老先生唁函：“至中、君实（毅兄妹弟）诸侄，得来函敬悉令慈竟逝于恶劣反常之气候。人

生如幻，岂不悲哉。十一年来，沪苏咫尺，而未谋一面，此为恨事。然精神相通，亦无待于接谈也。余衰已甚，未知住世几时。怀思毅、宗、兆，梦或见之，此可转彼等。敬挽令慈如下：唐母陈嫂卓仙夫人千古。仁寿过古稀，好学好思宗往圣；懿德齐邹母，教儿教女导来英。愚弟漆园八一老人拜手献言。公元六四，三月三日。”李幼椿先生唁函：“君毅先生礼鉴：阅报惊悉太夫人仙逝，曷胜悲悼，不及亲赴沙田祭奠，特函奉唁，尚望为道节哀，即候礼安。”徐佛观先生唁函：“君毅兄大鉴：牟宗三兄来示，惊悉伯母仙逝，同深哀悼，然就兄而言，顺变节哀，即所以仰体慈母地下之心，而继志述事尤须善处无可奈何之境也，专此敬颂礼安。”蔡荒山先生唁函：“君毅师长礼鉴：接读人生杂志，惊悉令先慈陈太夫人在苏州寓邸仙逝，同深哀悼，想先生孝思纯笃，世乱避秦香江，今突遭此不幸变故，不得亲视含殓，又不得归里奔丧，以先生性情之敦厚恳挚，诚抱无涯之痛，感伤悲痛，自不待言，然则世事如斯，天意人事非人所能穷求，切望以贵体为重，节哀顺变，莫过伤神，晚辈对先生高贵庄严之人格，思有一语寄慰，学养卑陋，亦不知应何说起，惟内心哀痛，由此而生之关切同情，则非笔墨所能尽言，先生与晚辈素未谋面，惟晚辈对先生之崇仰敬意，其所存在于心胸之间有深切之了解，乃先生所阐发之儒家精神、道德理性，多能有所契接受用，落实生根，此应感谢王道先生之接引，使晚辈知所反省顿悟，知所亲近师友，礼敬贤人，亦知所以师友慧命相续之庄严意义，晚辈自幼浪迹天涯，生活在此蛮荒之地，读书写文，学识卑陋浅薄，先天禀赋资质都不如人，后天又缺少教育培养，虽勤谨学习，躬行笃实唯恐不及，无如骛骀朽质，所学所思仍无法超越俗情，虽无有亲炙先生之机缘，恭聆教益，然每当灯下展卷，潜研先生学术思想，心与神会，几若置身在先生门下，恍若先生亲身授教，精神与先生相契相接，无时不

以先生之上庠教学与健康生活状况为念，若久未见尊作在人生刊上发表，则心神若有所失，殷殷悬念，常是寄情默祷，十余年来，千里神交，对先生之宏深悲愿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虽不能至，而心向往之，久思有一语为先生道候安好，亦恐因先生忙于教学著述，精神劳倦，冒渎骚扰，始终未敢贸然轻易表达私心敬意，简慢之罪，谅荷先生宽予薄责，今日中国文化之兴亡继绝，有赖先生及人生师友之继续努力，谨此奉唁，并致慰问之忧，肃此敬请礼安。”蔡仁厚先生唁函：“君毅先生礼鉴：今阅人生杂志知太夫人仙逝苏州，厚与此间诸友，不胜哀仰，敬维太夫人福寿全归，懿范千秋，先生诚抱无涯之痛，然圣学正仰弘扬，伏祈勉节哀思，顺时自保，厚谨掬心香，遥荐灵筵，肃此上慰敬请礼安。”王韶生先生唁函：“君毅教授吾兄礼鉴：阅报惊悉伯母陈太夫人于苏州弃养，曷胜哀悼，吾兄纯孝性成，遭此大故，尚盼节哀顺变，以襄大事，兹草就挽诗一章，另纸录上，藉表哀悼之意，并发扬幽德，专此敬问孝履。”王韶生先生挽诗：“华严与地狱，相看有泪痕，我昔闻此语，震荡动心源，贤母善修持，昭昭德义尊，有见隆孝养，惆怅倚国门，焚香常礼赞，慈竹已生孙，姑苏寄踪迹，游心给孤园，众生具疾苦，大法解烦冤，贤郎儒之宗，接席聆雅言，哲教张海隅，所以报慈恩，宝座敷莲花，萧寺树风幡，誓具龙象力，同此挽乾坤。”王西艾先生唁函：“君毅先生赐鉴：顷得兆熊先生信，惊悉太夫人病逝于大陆，哀悼无尽；先生一代哲人，于养生送死皆不可能之今日，当早已洞识生死之真谛，因素悉先生纯孝，恐哀痛有不可已者，祈千万节哀，千万珍重，敬祝道安。”洗尘法师唁函：“君毅大居士礼鉴：太夫人往生莲邦，想必瑞相迭现，状极安详，以先生孝思之笃，遽失萱帟，哀悼自在意中，然有生必灭，为人生过程之定律，尚冀稍节哀思，勉成大礼，以慰在天之灵，贤母子宿植德本，同为我佛信徒，实为稀

有，钦佩无似，于令先堂终七之期，当在本寺设坛诵经，仗佛慈力，增甚莲位高生也，特此布达，顺候礼安。”李满康先生唁函：“君毅先生道席：日前晤刘泗英先生，得知令堂仙逝，悲悼莫名，先生孝思纯笃，自有百身莫赎之憾，然令堂克享遐龄，先生亦卓然有以自立，声闻四海，荣归母氏，思此或可稍以自慰，专此函达，敬乞节哀顺变。”唐颖坡先生唁函：“君毅宗兄礼鉴：阅报惊悉吾兄蓼莪废咏，鞠育兴悲，以不匮之孝思，自必逾恒哀痛，惟念老伯母大人年登耄耋，绎衍芝兰，今者归真，应无遗憾，尚祈勉节哀忱，以掖后进，是所盼祷。”胡应汉先生唁函：“君毅先生：获悉尊堂陈太君作古，至深悼念，以左右之纯孝，伤痛何待言，惟太君年高，秦政苛暴，一旦不视，可谓解脱，幸体太君慈庇儿孙之意，节哀顺变，谨唁。”胡欣平先生唁函：“君毅先生道鉴：惊闻尊太夫人仙逝之讯，同深哀悼，近日正撰写戚俭尽哀，祭神如在一文，研读礼记，知中国古人丧祭之礼，如此明满，用情之厚，存心之深，古今世界之所无也，然时异势迁，亲族关系日淡，国家社会历史文化的责任日重，古礼终不可复，不禁惘然，尚祈先生节哀，至祷。”黎正甫先生唁函：“君毅先生道鉴：阅报藉悉太夫人归道山，深为伤悼，先生纯孝性成，特为设坛遥祭，谅太夫人虔信佛教，在生既有皈依，死后必有所寄托，尚祈节哀顺变以慰灵爽为盼，专此敬唁，顺请教安。”劳思光先生唁函：“君毅先生惠鉴：惊闻太夫人仙逝，未及亲赴灵堂一拜，罪歉殊深，以先生纯孝，哀伤可想，然太夫人已享上寿，先生复以卫道自任，仍乞节哀珍重为幸，闻李幼老言，先生居丧不见宾客，故专函致唁，敬颂礼祺。”钱清廉先生唁函：“君毅先生礼鉴：惊悉令慈老伯母大人弃养，殊深敬悼，沙田之会未及趋前恭祭，弥觉失礼，曷胜歉疚，至希察宥，并祈节哀顺变，专肃驰唁，祇候礼祺。”苏文擢先生唁函：“毅公先生礼次：顷阅夜报惊悉伯母太夫人在籍仙游，哀悼

何已，足下纯孝天成，情深护背，潘舆之养，邈隔山河，孟荀之悲，空闻布奠，岂惟家难，亦审民劳，凡在含生，能无愤怨，独念太夫人德慧双修，人天无憾，饰终之典，已备哀荣，至祈勉抑哀思，以顺大变，途路虽局，课事所牵，不克趋叩灵帷，尤深咎仄，专函驰唁，祇颂素祺。”复礼兴仁学会全体同人唁函：“君毅教授礼鉴：阅报哀悉世伯母陈太夫人在苏州仙游，先生设祭沙田，弟等未能及时参加，深以为愧，窃以先生平素勤倡孝行，端正士习为职志，今日身逢亲丧，所有哀毁，定必过人，伏祈礼取权宜，节哀顺变，致力斯文为重，稍减风木之悲，恒见教泽是隆，用显熊丸之德，是为至祷，谨此奉唁，聊表寸哀，并颂礼安。”陈祖翼君唁函：“唐先生大鉴：太师母逝世大陆，噩闻传来，全校师生，无不悲痛。太师母病重，先生不得归侍奉，今太师母归天，先生又不得归执紼，先生之悲伤，有目皆睹，惟念太师母得天独厚，高龄寿终，此亦先生忧伤中之慰藉，受业感于先生谆谆教诲之恩，特为太师母幽灵祈祷，望早日获得她一生功德之报偿，并愿先生切勿过于悲伤与伤身，愿先生保重。”简又文先生唁函：“君毅吾兄教授：今晨阅报始悉太夫人仙游，曷胜怛悼，徒因足疾未愈，不克亲到吊唁，谨具花圈金致敬，尚祈节哀顺变，盖发努力于文化学术工作，太夫人必含笑于天上矣，并颂礼安。”王同荣先生唁函：“君毅兄嫂礼鉴：惊闻太夫人仙逝，同深哀悼，我兄大孝性成，并遵古制成服吊奠，足以彰懿德与示范也，惟思老人处此乱世，入土为安。且庭前兰桂芬芳，兄能继志，敷教化于香岛，扬名显亲，太夫人在天之灵，亦必含笑也，弟趋沙田，庙有云深不知处之慨，今趋府唁问，尚祈节哀，敬候礼安。”

周后由慈航净苑返九龙家中，奉阿婆像于天地祖宗圣贤神位侧，每日廷光献茶，毅兄上香。毅兄常思侍母不周，许多疏忽之处，只望他日能承欢膝下，谁知从此已为无母之人矣，每

念及此，莫不声泪俱下，廷光亦竟未尽侍奉阿婆之责，惭愧无极。毅兄常读佛经，希能有小小功德，以回向阿母。一日廷光往乐果老法师处，拜谢为阿婆说法安位之功德，老法师以念珠一串赐廷光，望廷光常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观想亲人，思亲者心安，亲即心安，廷光受老法师慈悲感召，即决定常念阿弥陀佛，每当深深的念，亲切的念，偶亦有“六字弘明系心中，声声唤出主人翁”当下得到解脱之感。吾人常执迷不悟，不知反省，不知一念诚明，本心即可出现。佛说人人有佛性，先儒说凡人皆有仁心，廷光此时才深切的体验到，但愿常保此种心情。

逢七日毅兄、安儿、廷光必去慈航净苑拜祭阿婆，并请庵尼诵经。如毅兄有空时，我们隔一日或二日亦去净苑阿婆灵前上香，每当跪拜时，廷光竟有幽明相通之感，平日不解毅兄每逢节日忌日必拜祭天地祖宗圣贤之意，如今廷光已领会其亲切之处，吾民族先贤提倡奉立天地祖宗圣贤神位，主张祭祀叩拜，其义实在深远，原来一念之诚，若能相续，即可开启继志述事之重任，慧命由此相续也。

（“廷光代笔之三”止）

三月

八日 阴 抄母丧杂记。（廷光按：母丧杂记编入全集第三卷人生随笔。）

九日 晴 勉强去校办杂事，晚至乐果老法师处。

十日 晴 以缺课太多，对学生不住，今日固上课，以此讲者为佛学也。得二妹信知母亲为农历一月十四日逝世，而我之药尚未到，今日又动悲思，晚至慈航净苑，以今日为二七日。

十一日 晴 与二妹信，下午开哲学组考试会，仍由廷光陪我同去，晚发谢帖，以母丧来吊者，致谏赙者共三百余人，除

学生外皆当发谢帖也，仍由赵潜、魏羽展办此事。

十二日 晴 上午上课二时，夜阅法华玄义释签。

十三日 晴 重阅法华玄义释签，下午到校。

十四日 晴 上午到慈航净苑为母灵烧香，阅昨书。

十五日 晴 上午又至慈航净苑，阅昨书，夜归。

十六日 晴 上午上课二时，得二妹信谓母亲之墓地已在灵岩山，风景颇好，地约三百二十方尺，可分期付款修墓云，阅摩诃止观。

十七日 晴 上午上课二时，下午仍阅摩诃止观，将灵堂开奠之日友人所照像片分寄诸弟妹。

十八日 阴 上午上课二时，下午阅摩诃止观，得五弟信。

十九日 阴 上午上课二时，阅摩诃止观完，阅大般涅槃经。

二十日 晴 上午阅大般涅槃经，下午至慈航净苑母亲灵前上香，携涅槃经去阅。

廿一日 晴 阅涅槃经完，夜阅华严经探玄记。

廿二日 晴 阅华严探玄记，母亲逝世唯有读佛经，望能以微薄功德回向吾母。

廿三日 阴 上午上课二时，并阅华严探玄记，得二妹信详告母逝世及病中情形，悲悔无极，由廷光回二妹信。

廿四日 阴 上午上课二时，阅华严至十地品，下午至净苑，今日为吾母逝世四七日矣，与六妹一信。

廿五日 阴 上午上课二时，阅华严探玄记十地品。

廿六日 阴 阅华严经至入法界品，访张君劭先生，下午归阅华严探玄记完。

廿七日 晴 上午至何鲁之先生处，何先生与吾父吾母皆相识，下午至净苑母灵处，夜归阅佛教史。

廿八日 晴 上午开校务会，下午整理杂物，夜送宗三

赴台。

廿九日 晴 上午与廷光及数同学同至凌云寺，乐果老法师等亦去，下午归。

三十日 晴 上午友人来访，阅大乘起信论真伪辨。

卅一日 晴 上午至冷定庵处商系中事，夜得二妹一信，并整理母亲所遗信札。

四月

一日 晴 上午上课二时，下午开哲学考试会，得六妹一信。

二日 晴 上午上课二时，下午与廷光同过海，夜阅钱先生所著论语新释。

三日 晴 上午到校办公，下午至净苑母灵处上香，与六妹一信。

四日 晴 阅 Pepper: *World Hypotheses* 至夜完大半。

五日 晴 晨阅完昨书。此间佛教徒设万缘善会，有洗尘法师自动为母亲设一灵位，今日上午往上香。

六日 晴 母亲逝世已四十日，仍时有所感，下午与廷光、安儿等驱车至新界文锦渡大陆边境遥望。

七日 晴 上午上课二时，下午过海开校外课程会，又至净苑，今日为吾母逝世六七之日也。

八日 晴 上午上课二时，下午睡。

九日 晴 上午上课二时，下午阅谛闲大师遗集中念佛论讲疏。

十日 晴 上午到校办公，午睡后至净苑为母敬香，夜学生来。

十一日 晴 上午到校办杂事，复刘泗英先生一函，午睡